

战火催春

孙家玉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邹 浩
插图 沈启鹏
徐育林
章毓霖

战 火 催 春

孙家玉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通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60,000

书号 10100·160 每册 0.96元

春催战

I247.5
53
3

孙家玉

BK21/13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A440771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抗美援朝中第二次战役末期到第四次战役中期为背景，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刀团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，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，经过三次激烈战斗，最后消灭美军“王牌”飞甲团的战斗故事。

作品塑造了志愿军侦察排长龙中青和侦察员秦伯茂、盘虎等的英雄形象，对朝鲜方面白云飞、小顺姬等人民群众也作了细致的刻画。歌颂了志愿军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“红旗不倒我不倒”的英雄气概；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。

作品思想鲜明，情节动人，笔触细腻，语言流畅，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量。

目 次

引 子	(1)
第一章 风雨同舟.....	(15)
第二章 江边“钓鱼”	(74)
第三章 钢刀淬火.....	(129)
第四章 拔“钉”除患.....	(213)
第五章 战旗不倒.....	(305)
第六章 旭日东升.....	(398)
尾 声	(476)

引 子

一面火红的战旗，在朝鲜东北部的丛山峻岭里迎风翻舞，日夜挺进。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旬，这里已成了银白世界：远山、近树，岩壁、石径，烧糊的房架，炸翻的坦克，都给盖上了一层雪被。站在狼林山脉的高峰，放眼望去，只见白雪映衬着红旗，显得分外绚丽！

一阵狂暴的山风，把旗杆吹得弯过来、弯过去，紧绷得象拉满的弓背。侦察班的一个战士顶着狂风举着，双手不住地左右摇晃。忽然，从后面冲上来一个干练敏捷的青年战士。他腰插两支驳壳枪，炯炯若炬的双目镶嵌在英俊聪颖的脸膛上，显然还是一副警卫战士的模样。他夺过红旗，伸直双臂，象两把大铁钳，往旗杆上一夹，高擎着前进了。

“班长，好大的风呀！”原先的旗手叫着。

“人斗不过风？我不信！”新上任的侦察班长说着，挺起胸，不颤不晃地高擎旗杆，象在雪山顶上举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，给同志们探路前进。

这一队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长江部的一个团，因为打穿插有名，被赞誉为钢刀团。他们在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——

长津湖战斗中，协同兄弟部队，消灭了一万多名美国侵略军，这时飞兵直插长林里，追击赶来增援的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的“飞甲团”。

可是，钢刀团赶到这里，“飞甲团”见势不妙，便血洗了长林里，掉头向南逃跑了。

三十岁的钢刀团团长丁正勇，同四十来岁的政治委员耿明，带了几个参谋人员，首先扑进村里。村里余烟茫茫，被烧焦的橱、箱等家什，还在哗哗剥剥地冒着火星子。椽子拦在路上，房草铺了一地，旋风逐着布灰，在瓦砾堆里翻飞，空气中充满着布焦和硝烟的气味。丁团长紧绷着脸颊，默默地跨过一片一片的废墟。几个小风涡，旋起纷纷扬扬的黑灰，打在他汗涔涔的脸上，他抹也不抹，依然默默地走着。突然，他弯下腰去，向一个断墙边的锅台底下一抓，抽出手掌大的一块红布。细看，是一块烧剩下来的红领巾。耿政委一捋袖子，指挥几个参谋人员赶忙扒开瓦砾堆，在倒塌的锅台旁边扒出了一具被“飞甲团”活活烧死的朝鲜少年的尸体。这是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姑娘，脸被烧得焦糊一片，面目难辨了。

丁团长俯下身子，双手托起尸体，两眼凝视着小姑娘的脸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把尸体托给一个参谋人员，慢慢地抬起头，浓黑的剑眉飞起来，炜炜似火的双眼，喷出两道炽烈的毫光，注视着“飞甲团”南逃的方向。他双手叉腰，双肩微耸，颇长的身躯微微前倾，象一座摩天的峻峰，似乎一下子要扑向“飞甲团”，把嗜血的野兽压个粉碎！

远处，有两个战士飞奔而来。他俩是团部侦察排的。一

个叫盘虎，二十四岁，是从东北矿山里闯出来的“煤黑子”，身材宽厚高大，脸色黧黑泛红，远看上去，象一座吊车上的铁塔；一个叫安乔平，上海新战士，小巧玲珑，一脸秀气，乍看，还以为是个“假小子”（注）哩！他俩跑到丁团长面前，敬了一个礼，安乔平口齿伶俐地报告：“美军陆战一师，参战的已经被歼，未参战的‘飞甲团’，血洗长林里后，沿咸长公路，翻狼林山仓惶南逃……”

丁团长听完报告后，回头叫：“警卫员！”

未等丁团长的警卫员走过来，从近处几间被烧毁了屋顶的房子里，首先跑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。他就是举了红旗迎风挺进的侦察班长，名叫龙中青。首长们喜欢叫他“小龙子”，有的同志开玩笑地叫他“龙驹马”。是的，他象一匹骏马，对老弱妇孺的乡亲，他驮、他载，他帮助耕耨拉车，没日没夜地奔波，不嘘一口气，不讨一口水。在战场上，他冲锋陷阵，不怕山高路远，不畏荆天棘地，即使面前是火海刀山，他也撒蹄扬鬃地冲去。他，虽然才二十岁，但七、八年战火的熏染，却在他古铜色的脸膛上增加了几分沉着老练的神色。他脚穿布鞋，裹紧绑腿，健壮得象一匹正放青的马驹子，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。这时，他听见团长习惯地叫了声“警卫员”，还象往常当警卫员似的，从瓦砾堆里一纵一蹦地飞到团长跟前，大眼珠一转，望着团长的背影，知道团长要给自己什么东西了，便把手一伸。丁团长头也不回，

注：假小子是指解放初期，有一些新入伍的女知识青年，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盘在军帽里，冒充男兵，为的是好上前线打仗或做服务工作。

把左手反过来向下一按，正好把那块红领巾按到了龙中青的手里。龙中青接过手掌大的红领巾，乍一抬头，看到了那参谋臂弯里托着的朝鲜小姑娘的尸体。他心里猛地一震，一股热流涌向全身。他微颤着双手，把这块血染的红领巾叠叠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上衣口袋里，举手正了正帽沿，然后拔出双枪，压着海啸般的感情，说：“首长，为朝鲜人民报仇，追上去。谁说两条腿撵不上‘四轮’龟壳子？我就不信！”

丁团长侧过头，向耿政委看看。

耿政委举手向南天一劈：“抄小路，翻冰天岭，上！‘钢刀’对‘飞甲’，戳不穿它吗？不！就象小龙子说的，‘我就不信！’”

听说“上！”丁团长的老饲养员秦伯茂，急忙把枣红马牵过来，把缰绳递给团长。

丁团长没有接缰绳，大步流星地向南奔去。

刹时间，军号嘹亮，战马嘶鸣，一队披着白包袱皮布的志愿军，冒着零下三、四十度的严寒，迈着“嚓嚓嚓”的脚步，向“飞甲团”奔袭而去。

陆战一师，是美帝国主义的“王牌”，相传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建军历史，被美方吹嘘为“常胜军”。可是，在长津湖战役中，中朝人民挥起利剑，把这条恶蟒斩成数段，消灭了大半。赶来增援的“飞甲团”是陆战一师的余部，狡黠多诈，溜滑得快，才免遭灭顶之灾。

“飞甲团”，是陆战一师的主力。“飞甲团”不是它的番号，是浑名。因为它是武装到了牙齿的机械化部队，浑身装甲，建军后侵略过一百多个国家，“飞遍”了整个地球，

故号称“飞甲团”。

山路，越来越窄，被积雪封盖。部队趁着朦胧的月色，高一脚、低一脚地踩出一条路来。走在前面的同志“嗤溜”一下，摔出去丈把远，走在后面的同志紧撵两步，再探路前进。探路的同志摔了一跤又一跤，而赶路的时间却一分一秒也不曾耽误。鼻子和嘴里喷出来的热气，冲到眉毛、帽沿上，一会就凝成了冰霜。鞋、袜，早渍湿了；湿了，再冻起来，一走一滑，闹得里外“不团结”。鞋底上，结了寸把厚的冰块，象古装戏里的厚底靴，也顾不得细敲一下。鞋底越积越厚，象踩了高跷，突然一断，滑跌出去，浑身滚满了冰雪，一个个变成了胖乎乎的“雪人”。大个子侦察员盘虎，是个永远乐观、风趣的人，他大声地嚷嚷着：“看呀，咱们的后勤处长，在搞特殊照顾，刚入冬，就给咱们发那么厚的‘棉衣’、‘棉鞋’，真不赖呀！”只几句话，就把人逗得哈哈大笑。

上海新战士安乔平接上茬，高声说道：“哎、哎、哎！后勤处长在我后面，他授权叫我发表声明，‘这不是发的，是借的呀！大家爱护着点，到了春天，要还给冰天岭的呀！’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想：哎哟，这么厚的冰雪，这么厚的“棉衣”、“棉鞋”，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，这倒要记在日记本上，好给妈妈汇报汇报哩！

耿政委被战士们的乐观情绪感染了，插言道：“同志们加油走哇！让我们赶走美帝国主义，用枪膛里的火光，争取把春天早一点接到冰天岭来。要不，‘棉衣’、‘棉鞋’借长了，穿烂了，就不好意思还给冰天岭啦！”

龙中青举着红旗，对耿政委说：“首长，大家的情绪

很高，‘趁热打铁’一下吧？”

耿政委对机灵的龙中青看看，“嗬嗬”一笑：“对，小龙子，起个音，唱个‘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……’”

龙中青把红旗交给别人，向前紧蹦几步，站在队伍旁边，挥动铁臂，打开了圆润的歌喉。于是，队伍的步伐突然整齐了起来，《国际歌》的旋律，指挥着“嚓嚓嚓”的脚步声，把这支国际主义的烜赫之师，象狂飙一样地驱向冰天岭：

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
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！
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
要为真理而斗争。

……

冰天岭，倚天而立，狂风吹刮着山坡的白雪，象一根倒过来的巨大冰凌。山坡倾斜，有四、五十度，比镜面亮，比玻璃滑，人冲上去，“哧溜”一下，退下来，滑出几丈远。怎么上？有人主张用铁锹刨坑，刨一个，上一步，修造一座冰梯。但这要花好几个钟头，等到修好，恐怕“飞甲团”早逃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丁团长一脚蹬在山坡上，向上看了看，看见了山上影影绰绰地长着几棵老松树。他解开风纪扣，剑眉舒展，问身边的一个参谋：“怎么上？”

那参谋明白了团长的意思：“首长，上山用的粗麻绳，出发时就准备好了。”

“哪个上？”

“报告！”龙中青抱了一大捆绳子，走到团长面前：“首

长，我就不信世界上有爬不上的冰山。让我上！”

“哦？”丁团长用征询的目光，向政委看看。

耿政委微笑着，点点头。

要说是爬山涉水，丁团长很了解给自己当了四年警卫员的小龙子，的确感到他是很合适的人选了。于是，丁团长要过盘虎和安乔平两人捕俘用的小锤子，放到小龙子手里，指着山上的老松树：“记住，马骄失蹄，人骄摔跤，要象风雪中的青松，根深柢固，永不凋零。你爬上去，把绳子拴在松树根上。要脚踏实地，一段一段地攻！”

“是！脚踏实地，一段一段地攻！”

龙中青把一捆绳子撂在地上，在绳头上挽了个圈，绳圈往身上一背，深吸一口气，一纵身，跃上了山坡。他双手抓双刀，把刀插到冰坡上，双刀倒换着，手扒脚蹬，似春燕展翅，穿云破雾，勇往直前，“噌噌噌”地上去了。刀子，在他面前飞舞，溅起的冰雪，飞了他一脸一脖子。他头也不抬，依然“一刀、一刀”，脚踏实地，冲向山巅。他冲呀、冲呀，越往上冲，身后拖的绳子越长，分量越重。绳子嵌入冰雪里，在雪下抽动，重得象钢丝绳。他喷着粗气，脖子上的冰屑化成水流，淌到滚烫的胸膛上，汇合着汗水，再变成热气飞出来。他把涨红的脸贴在冰面上，觉得清凉多了，舒适极了。“呵，不能，一步也不能停！一分一秒也不能停！‘飞甲团’的四个轮子在狼林山脉里滚动，下面几千双眼睛在期待着自己！”他看看自己的胸前，想起了在上衣口袋里，还装着那块被烧剩的一角红领巾。他似乎看见了一面小红旗，

“忽”地变成了一面大红旗，在自己眼前迎风招引。他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“冲！冲上去！为朝鲜人民报仇！”

他把冰坡当作“飞甲团”，每插一刀，带着朝鲜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，“一刀、一刀”地插进敌人的心脏。他冲呀，冲呀，经过了十分艰苦的努力，终于冲到了老松树下。

龙中青抱住老松树，一步一步爬起来，双腿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。他把绳子收上来，给下面留足了绳子，在老松树上挽个结，把收上来的绳子盘放在树根上。他抡起拳头，往僵硬的腿上擂了几拳，再揉揉，背了绳头，选择了下一步的征程，又脚踏实地，“噌、噌、噌”地冲上去了。

在山下的耿政委，看着小龙子矫健轻捷的身影，嘴上没说，心里挺熨贴：好一匹马驹子！不信鬼，不信邪，不信世界上有追不上的侵略者！哦，有这么股倔强劲儿！——看呀，这就是我们的战士！在关键时刻，就是冲得上、顶得住！

在丁团长的指挥下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地攀着绳子，背了枪支弹药和背包，上去了。接着，丁团长手一挥，和耿政委也冲了上去。

老饲养员秦伯茂对山上眯了眯眼，脸贴在马颊上，右手弯起，抱住马脖子，拍了拍，悄悄地说：“老伙计，俺们可不能掉队呀。嗯，上吧！”

新侦察员安乔平走过来，热情地说：“老秦头，我在前面拉，你在后面推！”

老侦察员盘虎走过来，用宽大厚实的肩膀做了个顶马的姿势：“咱在后面抬。”

有两个侦察员帮助，老秦头乐呵呵地，“哗、哗”地撕开棉袄的针缝，扯出几把棉絮，解开了绑腿布，为了防止马蹄掌打滑，把马蹄子包了起来。

安乔平看着老饲养员那种毫不犹豫的急速动作，有点惊

讶了，问：“老秦头，刚入冬，你真的就要把棉袄还给冰天岭了吗？”

“政委说了，俺们用枪膛里的火花，把春天接到了冰天岭，俺准还。”秦伯茂笑道，“现今，俺厚着脸皮，等过了冰天岭，把棉絮解下来，塞回棉袄里，再赖它几个月呢！”

小安心里嘀咕着：那成了什么样的棉絮啦！——哦，这就是首长们常讲的老战士们的品质呀。对，我应该记在日记本上，好好向妈妈汇报汇报哩。

就这样，小安拉了枣红马，盘虎和秦伯茂用肩膀顶了马屁股，手抓绳子一摆一晃地，硬是把个几百斤重的“四条腿大物件”，抬上了山。

上了山顶，只觉凌风削脸，奇寒彻骨。远望，只见冰刀指天；向下一看，狂风带着雪烟，象白蒙蒙的云层，撞在冰崖上，卷起一片雪海。再看那四周，觉得斗转星移，群山奔踊，冰天岭象在空中飞驰。

俗话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到了山上，大家的腿肚子木酥酥地，象塞足了棉花，站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冰峰上。有的同志试着往下爬，刚站起来，双腿发颤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又扑倒在雪地里。

龙中青感到自己的双腿灼热，但还可以移动几步。他得到了丁团长的批准，把绳子往下一抛，双手抓着绳子，脸贴着冰坡，慢慢地往下爬。他一爬一滑，“哧溜”一下，急忙抓紧绳子，已滑下去几丈远了。“嗨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！”他翻过身，坐在冰坡上，把绳子夹在腋下，双手紧抱在胸前，向山上喊了一声：“同志们，我要坐滑梯啦！”他脚一伸，只觉得耳边呜呜作响，眼前云雾升腾，屁股磨得发烫，直向山

下冲去。“对，就这样，要冲得上，也要冲得下！”一会儿，他已经滑到了山沟里，被几棵杂树挡住了去路。他从冰坡上翻起来，举起驳壳枪，对天“叭叭叭”地打了三枪，表示自己已经到了山底。他解开绑腿，把带子扯在两棵大树之间，自己紧紧地拽住从山上垂下来的麻绳，叉开两腿站在两棵大树中间。没多久，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坐“滑梯”下来了，撞在绑腿带上，就地转一圈，止住了滑行。有一个战士拍打着身上的雪粒，说：“嗨，谁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？依我看，在志愿军面前，上山容易，下山也不难么！”

过了冰天岭，其它大山小岭都在志愿军脚下滑过去了。天亮后，当同志们一口气追到东海边兴南时，飞甲团正在爬登美国军舰，准备逃走。

“首长，捞住他，冲！”一个参谋心急地说。

因连续地翻山越岭，大炮还没有跟上来，无法炮击军舰。丁团长说了声：“慢！莱尼特这只老狐狸，狡诈得很，初次和他打交道，要防他咬一口。”

政委点点头。

丁团长命令两翼翻越峻峭的陡崖迂回包抄，正面由一个营进行佯攻配合。

龙中青带领侦察班，跟着佯攻的邵营长，从森林里冲出来，向陆战队的军舰方向冲去。

冲出森林，就到了海滨广场。广场尽头，出现了一道半圆形的屋脊铁丝网。从铁丝网后面，敌人扫过来一阵机枪，龙中青一马当先，举起两支驳壳枪，正要向铁丝网扫去时，突然，手里的枪口垂了下来。他看见铁丝网的木桩上，密密麻麻地绑了许多朝鲜老人、妇女和小孩。他急忙回头大喝一

声：“不要开枪，快卧倒！”

这上百个朝鲜乡亲，在木桩上挣扎着，用朝鲜话呼叫：“吉文衮道木(朝语：志愿军同志)！快开枪，打死美国鬼子，打死他们呀！”

志愿军没有开枪，飞甲团却躲在朝鲜人民背后，疯狂地扫射着。“哒哒哒哒……”子弹飞蝗般地在路面上飞跳，当即有几个同志负了伤。

战士们趴在无遮无拦的广场上，眼球憋得通红，手在地上磨蹭，象要把路面碾个粉碎！有几个战士实在忍不住了，粗声急气地吼道：“首长，你放我们冲过去呀！”

邵营长压下了烧天焚地的怒火，命令背起重伤员，撤到广场两侧的楼房里，从楼顶上，隔了屋脊形铁丝网，向军舰扫射。

细脚伶仃的飞甲团团长莱尼特，这时正在主舰的作战室里。这只老狐狸，手举望远镜，看着中国军队退到了楼房背后，从牙缝里“啞啞”地抽着凉气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怎么走啦？哦，我可敬的东方天神呀！”

在莱尼特旁边，站着三个人：一个是军械参谋威廉逊上尉，一个是情报联络官凯尔迪司中尉，一个是朝奸朴正西。那个獐头鼠目的朝奸，听了莱尼特悠悠自得的言语，谄媚地附和了几句：“上校先生，在您面前，中国人真的成了神啦，变得来无影、去无踪，给兴南广场输了几滩血，连卖血钱不收就走啦！”

军械参谋威廉逊，是用金钱买来的上尉军官，每当枪声一响，脖子上的血管就胀得象蚯蚓爬。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，他围了两条澳大利亚羊毛围巾。这时，他看到志愿军撤

到了楼背后，紧张的心弦依然绷得“蹦蹦”响，对朝奸的轻狂谈吐，发出了嘲讽的反问：“亲爱的朴先生，上个月你们在平壤庆祝‘北进统一’成功的时候，别忘了，是谁突然出现在你们的眼皮子下面？”

情报联络官凯尔迪司，是一个满脸横肉的“杀坯”，他对上尉的胆怯很不满。他不等朴正西回话，抡起毛茸茸的黑手，向海滨的高山悬崖一指，反唇相讥：“突然出现在飞甲团眼皮子底下的，是脚上长了羽毛的中国空军！”

听说“脚上长了羽毛的中国空军”，莱尼特翘起“二郎腿”，坐在转椅上旋了半个圈，圆规似的细腿悠悠晃动：

“腿上长翅膀，追上我水陆两栖的飞甲团？嘿，也许有这么一天。不过……”等他们三个人伸长了耳朵，他用大姆指和食指打了一个响拍，“这一天，太阳要从西天出来！”

“噢！——哈哈……”魑魅魍魉，狂笑一团。

正笑间，一个美国士兵来报告：中国军队翻过海滨陡峭的悬崖，突然出现，截住并俘虏了还未登舰的两个陆战连。

“腿上长了羽毛的军队，竟兜去了我的两个连，夺去了我的坦克！”莱尼特从转椅上弹起来，眼球憋得发绿地转着圈子，拳头向空中一伸，“击毁它！”

“轰！轰！”飞甲团击毁了岸上的几辆坦克，开始逃跑了。

军舰才离岸不远，莱尼特从望远镜里，看见有一批中国士兵，纷纷跳到海里，闪到礁石背后。而唯独有一个腰间插着双枪的青年人，站在礁石旁，怀抱轻机枪，在向这里扫射着。

“击毙他！”莱尼特象发了疯地吼叫起来。

“轰！轰！”几团白灼灼的火光，把礁石打得碎石飞扬，